

容齋五筆目錄

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狐假虎威

張呂二公文論

王安石棄地

風俗通

昏主棄功臣

唐宰相不歷守令

人臣震主

號州兩刺史

徐章二先生教人

郎官非時得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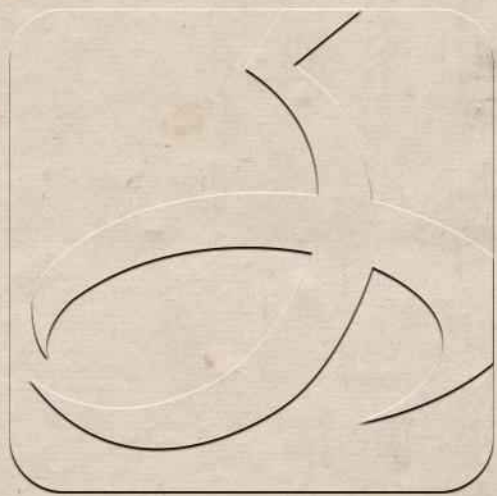
雙生以前為兄

俗語有出

問故居

張釋之柳渾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羌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繚綾戲龍羅

詳正學士

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閒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勳封贈典

嘉祐四真

五方老人祝聖壽

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文

冥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簡妙處

玉津園喜晴詩

號巨賀蘭

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僊守陝

姦雄疾勝已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敘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敘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麴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敘馬

風災霜旱

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念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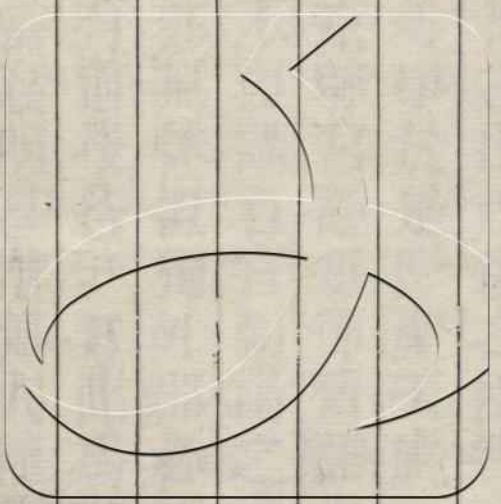
柳應辰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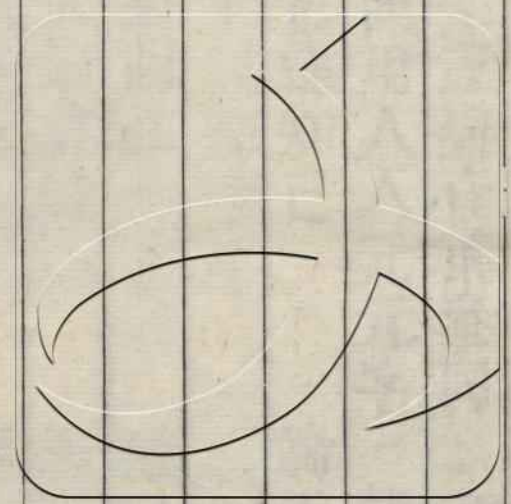
唐堯無後

斯須之敬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

容齋五筆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為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為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虢州兩刺史

唐韓休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扣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

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
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
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
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
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
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
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

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
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
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
爲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沖退處士章警隱者
其學長於易太元爲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
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
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
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
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
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

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

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
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
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
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卽死有歎者司
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
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
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
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
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
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爲
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
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爲不可王安石當國言
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
擬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
應朔武三州旣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
西失地七百里案慶厯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

方以西夏爲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爲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情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敘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鄱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卽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字下云攤捕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筮廣韻簷字下云符簷竹筮也采帛鋪謂剪裁之餘曰幌子幌一權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搯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卽墨田
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爲齊而襄王聽幸臣九
子之譖單幾不免秦苻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
謝安卻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
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暉暉兵屢挫議欲奔
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之毀垂
竄身苻氏國隨以亡宋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
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
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
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
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
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
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
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
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
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
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
溪竹抽梢合過墻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

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
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
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苔
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
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
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淒然寄題草堂
云尙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
鄰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
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垍皆稱英宰然
考其履歷皆未嘗爲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
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
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
官入爲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
入爲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
徐州府入爲祕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垍由美
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
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

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
爲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
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
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
初執獲此人天子卽令誅之其事卽畢唐柳渾
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它玉
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
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
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
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
之則已無乃啟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
爲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
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
之力爲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
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侷人主宣帝謁見高廟
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旣

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
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
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
以無罪殺之謝安郗苻堅百萬之眾晉室復存
功名既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
疎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
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
爲相數彊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
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
引高頴入府頴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
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爲相二十年朝臣莫
與爲比頴自以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
意積爲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
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念之如本無高
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帝竟以
冤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安危權任
既重功名復大德宗卽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
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
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百端
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中興

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
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
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
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
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
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
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
人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
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
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
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
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
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
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

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

羌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爲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眞子公

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
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
君游君次君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
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
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長孺仲孺幼孺少
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
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
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稚君巨先巨君長賓長
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
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
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
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
游爰盜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
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十五則

容齋五筆卷第二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爲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爲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亾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敘說管蔡邲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眾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麻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喉交中者計也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麻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為入交中七月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

二更盡月食之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麻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川子之詩不勝作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蝕之理其說亦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書之矣城內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見其

上鐫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爲待制
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
乃復職帥長安旣去此久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
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
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
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尙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
並乘輿車並步浪反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
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爲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

夫兼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
武以右曹典屬國揚雄爲諸吏光祿大夫是也
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爲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
敞岑明涉湯融欽皆以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
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時閣門宣
贊祗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莊助
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
所以爲人貴重東漢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
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
侍郎等皆爲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

將軍爲寵齊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
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
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
少乃以爲吏部尙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
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國朝自眞宗始創學
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爲仕宦所慕今自
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祕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
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法云

呂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用

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
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虺
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
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史
記云呂尙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虺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
乃引史記非龍非虺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
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爲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爲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子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閒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子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爲信故曹君爲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爲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爲尙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爲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

耳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爲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敘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奕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倦倦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尙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旣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

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癩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軫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癘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

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尙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尙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小闌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橋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

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繚綾戲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恠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寧閒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讐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之功不就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刊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祕省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興中以貴臣提舉祕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

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二

十五則

容齋五筆卷第三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閒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溼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驢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閒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

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
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
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
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
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
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眾則亦自疑其
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爲南華長老
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
以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灤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
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
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
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已
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
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
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
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

旨免避或旋爲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纘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旣哈斂而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奉侍晝夜南奔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甄濟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刃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彊輿至

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
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
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
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
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
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
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
爲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祕書少監予謂臯濟
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爲伏節之冠
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
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
寂寥不章顯爲可恨也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
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
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遁于陸
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
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
人以應詔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優詔
褒美特授密縣主簿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

至以答楚童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
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
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
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
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
京其先陷乎卽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
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
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
病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
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
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
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
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
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
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
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
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爲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
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

五筆三
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
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若石尤風戴叔倫送裴
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
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
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
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原宗派然字字執泥又
爲拘聶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
瑯瑤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
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
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
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臥病嚴武江頭赤葉楓
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聊書
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
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
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
三千人杜子美劔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

言其多也新唐史所敘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嗜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

屯軍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尙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帑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權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闡寺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爲敵後來名人議論及敘列忠

言鯁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

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兩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爲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總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然曰此詞殆爲我作旣歸不寐遂用韻賦四闕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

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
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其一憶
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還帶
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
銷落赴愬誰空恁遐想笑摘蕊斷回腸思故里
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魂飛更聽胡笳哀怨淚
沾衣亂插繁華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
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
怨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漢
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閒悶在餘杭曾爲梅花

醉幾場車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爲萬里贈杏
杏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總桃李
佳人欲相照摘藥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
思故鄉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
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華
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
梅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
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賞初
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長洲桃
李妒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藥

效少陵慙下里萬株連綺歎金谷人墜鶯飛引
領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極麗且同醉
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聞道春還未相識
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下梅花滿今日曾無
一枝在江總金谷萬株連綺叢梅花隱處藏嬌
鶯何遜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
花繞凌風臺杜公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
在揚州未將梅藥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天巡
簷索共梅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
開直至落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爲使君開
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遠
度及趙師雄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
嘈相顧詩云學妝欲待問花神崔櫓初開已入
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閨
佳麗最憐梅牖春開學妝來爭粉翻光何遽落
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桂金卮滿勸阿誰
貪爲結子藏暗藥斂娥眉隔千里舊時羅綺已
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單衣若作和
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
賦重閨佳麗貌婉心媚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

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
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爲此斂蛾眉又爭樓
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
鮑泉縈窗落梳臺江摠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
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
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
莊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覓不見眞悔
著衣單東坡抱叢暗藥初含子玉妃謫墮煙雨
村王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稟每首
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爲貴先是中原陷
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卽其所聚爲立
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兗南
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瑯邪南東莞南魯
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國
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
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劔州故福建
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
同患於舛誤則俗閒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爲別

故稱岳爲上岳鄂爲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爲北
清郢州與潁類稱爲西郢融州與容類稱爲西
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鞏州
皆有永寧縣饒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眞
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
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
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郴興國之永興衢
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
長樂郴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邁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
軍制名稱不正以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
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
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
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
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卽
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
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軍
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

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諸禁自南渡以後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以統制統領爲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劄子畢孝宗甚喜卽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琪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爲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

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
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
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
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勳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
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
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
太子中允初加勳便得騎都尉越過驍武飛雲
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

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
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爲觀文學士遇郊而
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
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
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贈卽爲太師仍封國公今
殊不然除勳官旣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爲
始每加不過三百戶待制侍郎初得實封財百
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爲虛邑三百而已
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
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宮師直贈太尉者今太傅也又

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爲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爲御史中丞胡翼之待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眞宰相歐陽永叔眞翰林學士包老眞中丞胡公眞先生遂有四眞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敘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眞仙溜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

五筆三
一五
美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
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
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
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
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敘宗姻之貴
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蹇父之子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
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
之瑱也象之掬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
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
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

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邴邴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鬋葉垂鬢脣珠壓腰袂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

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麻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名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閒

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爲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才有五篇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牴牾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

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其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旣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至於些字獨招魂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

寒藥旦夕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
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
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
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
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
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
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葶月而
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
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
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
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
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
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
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
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
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
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
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

始有疾者不數日瘡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瘡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藹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歎是藹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子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瘡橫乎胸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瘡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旣索乎且將去子之瘡而無害於和平乎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慙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

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剗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瘡嘗一快矣至于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瘡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干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

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不人後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爲棘寺卿爲棘卿丞爲棘丞此出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阻囚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麗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叅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來文士皆

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
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温
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
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
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
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
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泰始元

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
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蒔髮膚置鼻耳安
眉額插牙齒眸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
閒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蹠或稱君侯或
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踦蹠如此者故我形之
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笄帽以
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曾不自悔
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己累
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
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

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
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干載流
芳子欲爲游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
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
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
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
漠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
期之帶索漁父之澗澗栖遲神岳垂餌巨壑此
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睇道
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爲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
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愀然深
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
禮義誤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
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以成
名欲使吾爲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
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
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情不聽我
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

子儕偶曾不如太原温顒穎川荀禹范陽張華
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
吃無宮商或阨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
舐痔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
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
窞之虎石閒餓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
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晞也支離其形者
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言頗
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
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
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
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
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
負貴驕溢以肺腑爲相殺寶嬰灌夫於公孫弘
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爲賢大夫

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
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
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爲丞相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
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
春秋爲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爲學官悼
道之鬱滯始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
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
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
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
一時蚡弘之爲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
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尙能稱弘
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
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

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騶從
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
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
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
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
至觀察使以雜歷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
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
道以來兩班分而爲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
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
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

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
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
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
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
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
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
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
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
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
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凡職事官悉罷此制

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權知權發遣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資闕或云年滿仍借紫借緋

候回日卻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名爲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爲諱者故去之外官表章間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
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
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
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
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
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常爲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爲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爲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爲孫林父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卽孟子所引者而名字

先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
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爲霖淫陽舒所以
發育萬物然過則爲燠亢賞以勸善過則爲僭
刑以懲惡過則爲濫仁之過則爲兼愛無父義
之過則爲爲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詔尙信
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
不及者揚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
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

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誚莽耳其旨意
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
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
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元祐初韓康公
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
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

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
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
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
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
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
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卻擬笑春風
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
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
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
伯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
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
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
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趨趨擬換作風字如
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
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
旣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
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

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强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尙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已而國亡身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孟蜀通奏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入討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爲俘

此四臣之佞本爲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徧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敘述大旨其要以爲德壽霈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鬻炙外議謂何今厖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義於禮恐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言邁以待制侍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爲敷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諭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攜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

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爲召旣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爲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爲杷羅焚膏油爲燒以取敗幾時爲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爲諸尤不然討者如左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貞符懲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荅孫會宗書相似貞符倣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閣悼作賦自儆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爲久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爲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吹詞邁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說楚冥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

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眾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

而歷代地理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
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于平州以定其位注
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允姓之
戎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閭丘嬰
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
陽州注攻其門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
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
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
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子不自乳而使人
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
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
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
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
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
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

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爲僕射東宮師傅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揚於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卽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抨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

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
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面折楚王再
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尙可
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
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
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見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
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于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眞天下之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

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駢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

日以相告云

號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爲人臣者當隨其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爲叨竊祿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覩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號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尊爲征鎮有民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

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旣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得招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瑄自嶺南而易河南張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

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為言使之連據高位顯
 為佚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為段子璋所殺
 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
 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卷第五



71021577

